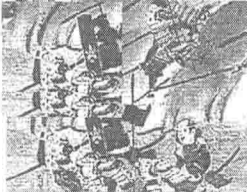


德川家康

〔日〕山岡庄八 著

6

南海出版公司



徳川家康

6

〔目〕 山岡庄八
清光 译 著

目录

- 一 德川质子 /1
- 二 两小无猜 /15
- 三 霜心千重 /28
- 四 稚子生大谋 /37
- 五 荒波之城 /50
- 六 生如假花 /66
- 七 左支右绌 /78
- 八 病入鬼门 /87
- 九 女关白 /100
- 一〇 树上开花 /112
- 一一 石川出奔 /124
- 一二 天识良臣 /136
- 一三 身在曹营 /145
- 一四 巨蟒七寸 /157
- 一五 堺港天下 /173
- 一六 三岛会见 /183
- 一七 铁心良苦 /192
- 一八 人质出嫁 /201
- 一九 帷幄三河 /215
- 二〇 聚乐第 /229
- 二一 遗孤抗婚 /244
- 二二 老母为质 /252

- 二三 两雄相会 /265
- 二四 心无二主 /277
- 二五 探窥大势 /289
- 二六 一心往东 /303
- 二七 天下源地 /315
- 二八 派阀初露 /327
- 二九 降伏岛津 /339
- 三〇 神与权柄 /351
- 三一 珠子献策 /365
- 三二 茶茶许嫁 /376
- 三三 假痴不颠 /388
- 三四 假戏真做 /400

一 德川质子

天正十二年腊月初二，羽柴秀吉所派使者富田左近和津田隼人抵达滨松。

两人中途先去了冈崎，和石川数正商谈之后，才到滨松。他们到了此地，先拜访本多作左卫门，数正则随后赶到。德川家康在见使者之前，必须先与数正商议。此次秀吉收于义丸为养子，似均由数正策划。此事早已在众人中引起了震动。

“你听说于义丸公子做人质的事了吗？”

“嗨！很多人反对送他去做人质，这次才来谈让他做养子。”

“不，不，使者先去冈崎和石川大人详细讨论过了。”

“我也听说了，石川大人不仅是德川大人的家臣，也是羽柴氏的家臣呢。”

“按说谈论这些不好，不过可以肯定，羽柴筑前守甚是信任他。主公会怎么说呢？”

“只会拒绝。信康少主去世后，于义丸公子就排行老大，虽然嗣子之事未定，但他当然是第一人选！让他去做养子，主公怎会轻易答应？”

“我说的不是这事。若主公任人摆布，我们是沉默，还是表态呢？”

“我坚决反对！”

“我也反对！以前就出了少主切腹自杀之事。”

“唉！那时派到信长公处的使者，乃是大久保忠世和酒井左卫门尉，

主公到现在对他们似还心存芥蒂。”

“那么，大家一起去石川大人那里，要他说出真相吧！”

“可是，石川大人会原原本本告诉我们吗？”

数正本来对秀吉的提议也有不满，不知为何，他竟得到了秀吉的信赖，秀吉将最后诸事都让他来主持了。集于本城的重臣，都因此对数正产生了怀疑。

数正本人对这些风评心知肚明，因此，他从冈崎冒雨赶来，换过衣服后，没有在重臣面前露面，就直接去了家康房中。

家康正为了未时四刻接见使者之事，和本多正信、作左卫门激烈地商论着。数正一进门，谈话戛然而止。本多和作左站起来迎他。数正感到气氛不对。

“匆匆赶来，大汗淋漓，还好在见使者前赶到了。”数正先道。

此时已将近午时四刻了。数正对家康施过一礼，本多正信开口道：“我们大致知道使者的意思，先商量了一下，方才作出了决定。”

数正没有立即作答，单是拿出手巾，擦拭着身上的汗水。“外面那么冷，我却流了这些汗。”他不看作左卫门，也不看家康，只是自言自语，过了一会儿，才问道：“是怎样决定的？”

家康没有直接回答，反问道：“那两个人绕到冈崎去了，是吗？”

“是，在下才急急赶来。若在下听到的和实际有所不符，可就严重了。”

家康似有同感，重重地点了点头，“正信，把已决定之事告诉数正。”

“遵命。反正已近新年，暂且不要急于答复他们，待来年春天再回复亦不迟，我们今日在酒宴上已送了他们礼物，可以让其回去了。”

数正听了，猛摇着头，“这样不妥！”

“你是否听到什么了？”

“没有，不过是有些担心。”数正不再理睬正信，转向家康，尖锐地道：“主公很了解筑前的脾气吧？”

家康稳稳靠向扶几，“我知道……不过，不直接答复他们，也没什么不妥。”

“不是直接答复与否的问题。他们早就要我们送去公子，我们却拖延至今……”

“哦，那你说当如何？”

“在下以为，马上答复，让他们正月在大坂城迎接为宜。”

家康“哦”了一声，沉默下来，不置可否。

“数正，”作左卫门挺起上身，“这里只有我们几人，没有必要说些冠冕堂皇的话，主公很在乎于义丸公子。”

“很在乎？”

“对！主公觉得过去对于义丸公子和他母亲没有尽到父亲和丈夫的责任，内心有些不安。若于义丸公子到了大坂，受到秀吉由衷的疼爱，他会发现父亲的冷淡，恐会生出怨恨……因此，正月一过，主公就想把于义丸公子接来身边，好生待他，在他离开之前，让他多受些父爱。这也是做父亲的苦心啊！”说着，作左卫门耸耸肩，有些得意地笑了。

家康则神情痛苦。正像本多作左卫门所说，他对于义丸和阿万夫人曾甚是冷淡。

长子信康还常想消除父子间的隔阂。可家康让作左卫门把于义丸从中村接回之后，便把他寄养在池鲤鲋的神官那里，也没有像对阿爱夫人所生的孩子那般亲热。因此，便有了奇怪的流言，说家康怀疑阿万不贞。

事实并非如此。只是家康有些担心：孩子不在父亲身边长大，将来恐会和信康一样。抚养诚重于生育。不在父亲身边成长的于义丸，诸多方面和自己迥异，他会不会如信康那样，招来意想不到的灾祸？现在却非要把于义丸送到秀吉身边不可……家康不禁深深自责，觉得没有尽到父亲的责任。

作左正是明白这一点，才揶揄地笑了。“数正，主公的心啊……要是一到正月就让于义丸公子离开这里，公子恐会变得很是任性。”

数正静静地转向作左卫门，“那么，你是和我一样，主张尽快把于义丸公子送到大坂去了？”

“唉，不是那么回事！”作左卫门摇摇头，“我对此事很是生气。我们怎么能同意让人质作为养子呢？我以为，应马上把使者逐去，准备开

战。”他又微微笑了起来，接着道：“我一再申述我的主张，主公却怎么也不同意，说是要让于义丸公子去当养子，与秀吉和好，才是正途。”

“我懂了！”数正打断了作左卫门，“总之，你必想骂我胆小如鼠。”

“对，作左但有一口气在，就没打算向秀吉低头！”

“主公！”数正对家康道，“数正再次请求您，对方既已让步，要把于义丸公子收为养子，我们就当马上决断。”

“过了年，就不好了？”

“是，但这是您的损失。”

“有什么损失？”家康问道。数正胸有成竹道：“难道您不觉得，一旦过了年，德川氏的仇恨情绪就会减半吗？”

“仇恨？”家康吃惊道。

“是！”数正向前进一步，靠近家康道，“现在送公子到大坂的最大作用，是要让德川人内心充满仇恨。”

“哦。”

“请将这种仇恨视为促进德川氏上下同心的根基。现在，若能照对方无理的要求去做，众人不同仇敌忾，连作左也要笑了。”

“数正！”作左卫门一听，慌忙道，“说到要害处，莫要提到我。”

“说出来也无妨！”数正驳道，“秀吉不仅要求马上把公子送去，还一定会以护送公子为名，要主公前去大坂城。他是想让主公在大坂城内，在天下大名面前，向他俯首称臣。因此，这次来的使者语气才那么强硬。”

“数正，”家康故作平静道，“你是说，如不马上答应此事，不让于义丸尽快赶赴大坂，秀吉便会勃然大怒？”

“正是！”数正双眼闪闪发光，点头，“说我们没有异议，将把公子送去。虽然您很想见公子，可是家臣们都认为既已送去了人质，为何还要主公亲往大坂？必会强烈反对。因此，您不得不暂时压抑想见公子之情，等待适当的时机。如这么回复，秀吉断不会勉强您与公子同行。这是年内把公子送去的第二个缘由。”

“唉！”作左卫门插嘴道，“你真是了个了不起的谋士！但你以为如此

巧辩，就能说服秀吉？”

“说服秀吉？”

“你莫要生气，有谣传说，你既是德川氏的家臣，又已成羽柴氏的家臣了呢！”

“唉！”数正长叹。他曾和作左卫门互表忠心，发誓要坚持各自的立场，誓死效忠家康。作左或许不会让家康知道他们的誓言。

“主公，”数正再次面向家康，“请您作决断，时间已经不多了。”

家康紧紧抓住火箸，闭上了眼睛。

“我有个要紧的问题：秀吉知道于义丸的长相吗？”本多正信再也忍不住了，低声问道。

“公子的长相？”作左卫门责备正信，“若他不认识，你打算怎的，你想要……”

“若不认识，可以用替身，或者……”正信有些得意。

“闭嘴！”作左卫门不以为然地斥责道，“你还是小心些，不可耍这种花招。这不是你应有之念。真是荒唐！”言罢，他又探出身去：“主公，现在必须作出决断。是照作左所说，斩钉截铁地拒绝，然后准备决战呢，还是按数正所说，马上答应，在年内把公子送过去？”

数正听了，不由得心中暗喜。作左表面上装作反对他，其实在暗中助他。

“唔。”家康低吟一声，烦躁地拨弄了几下火炉里的炭火，“作左，若我采纳数正的意见，你可让阿仙随行吗？”

“当然！在下怎会不让？只要主公需要，虽然不情愿，作左还是要把他送去。在下还会好生嘱咐阿仙。”

“哦？嘱咐什么？”

“在下会告诉他，秀吉原本就是德川氏的死敌，若有机会，就把秀吉的脑袋砍下来！”作左微笑着看看数正和家康，“主公，此际不论您是采纳作左的意见，还是采纳数正的，家里人都会不满。若采纳数正的，强硬之人就会咬牙切齿；若采纳在下的，看法和数正相同的人，又会认为这是无益的战争，不免反感。仔细考虑后再决断，这是主公的责任，

若不是经常碰到这种棘手之事，也成不了大智大勇之人。”

“好吧。”家康这才放下了火箸，慎重道，“采纳数正的意见！待使者回去后，马上把于义丸送去大坂。我本来想送他去，可是……最近，脖子上长了个疙瘩，整个脖子都肿了起来。若是恶瘤，就不便远行了。因此，只能派数正代我前去。同时，由作左之子仙千代和数正次子胜千代为于义丸随身侍从。此事不可耽误！”他一口气说到这里，回头看着本多正信，“就这么定了。若准备好了，就马上让使者进来。”

数正不由得垂下头，悄然遮掩住满眼的泪水。他本便料到主公定会采纳他的意见，但并未想到竟让他去送于义丸。

对家康而言，作这样的决定，心里一定很不平静。战争虽然取胜，可是仍然存在实力的差距，口头上说是“为了天下”，其实是“秀吉想要代我统率天下”。这种不快，自是无法消除。

还有“本想亲自把于义丸送去”云云，乃是比数正更加用心良苦之言。不仅如此，数正本打算派长子康长陪于义丸，秀吉本意也是如此，可是家康却指示次子胜千代去。

事情的变化，越来越使人难触其中深意。长子被派去，数正以后在秀吉面前就更难以应对了。家康看似无所用心的决策，却隐藏着这样一层深意。

“多谢主公。”数正抑制着激动，深施一礼。

这时，作左站起身道：“数正，这一回照你的意见办了，可我还是坚持原见。你软弱，别忘了，德川氏的强硬派正对你摩拳擦掌呢。”言罢，扬长而去。这让数正既痛苦又感激：作左假装强硬，不过想以此平息众人的激愤罢了。

使者富田左近与津田隼人被引进大厅，在二人传达秀吉的口信并递交书函时，四周笼罩在凝重的气氛之中。接受书函和口信的，是本多作左卫门重次和酒井左卫门尉忠次，石川伯耆守数正以陪客的身份列席。

接下来便是盛大的宴会，家康在酒宴上把回函交给使者，请他们捎上口信。他沉着地侃侃而谈，使者面有惊色。

家康听到使者将“人质”称作“养子”，马上回道：“为了答谢你们大人的好意，我将在年内亲自送于义丸去拜见，请转告羽柴大人。”他干脆堵住了使者的嘴，使他们无话可说。

是夜，客人喝了很多酒，宴会直到戌时四刻才罢。使者于翌日清晨，在多日未曾出现的晴朗天空下，愉快地离开了滨松。

石川数正为了商量于义丸出发之事，走访了本多作左卫门，把于义丸也叫了来。本多作左卫门一见数正，就道：“现在正要与于义丸公子谈去大坂的事，你竟来了。”

数正随作左卫门来到书院。作左让于义丸和仙千代并排而坐，自己则绷着脸，措辞严厉地说教。再过两个多月，于义丸就十二岁了。不过他身材高大，全然已如成人。他长得越来越像生母阿万夫人，脸比家康及去世的长兄信康长一些，两眼炯炯有神，发出栗色光芒，令人联想到鹰。他的脾气似相当急躁，但可能是由于从小被严格要求，他很有些畏惧作左。

“所谓人，”作左待数正坐下后，继续道，“有的人虽然表面强硬，其实内心软弱。要记住这一点。”

“世上有这样的人吗？”

“有，秀吉和他的家臣就是这种胆小、喜猜忌之人。看到家臣，就怀疑他会叛变，连睡觉都会做噩梦，出一身冷汗，但他表面上无所畏惧，装模作样，好像觉得世上只有他最强！世人也很容易被这一假象迷惑。公子现在就害怕得要流眼泪啦！”

数正呆了呆，仔细看了看于义丸和仙千代。仙千代比于义丸大两岁，比父亲瘦小，又很敏感，体格倒与于义丸差不多。他与于义丸都相当认真，带着坚定的表情，洗耳恭听作左不寻常的训话。

作左接着道：“因此，要从这些方面开始学习。首先，遇事害怕的，不只是我们自己，很多人都会害怕。尤其不能一看到秀吉和他的家臣就害怕，连睡觉都做噩梦，那可不行！总之，要早些克服胆小的弱点，知道吧……这里有方法。”

作左卫门的身子逐渐往前倾，眼睛闪闪发光。“例如，初次见到秀吉时，不能说：‘我是于义丸，请多多指教。’要老老实实说：‘我奉父亲之命，不得不前来。’同时要说：‘我现在还不认大人为父。直到有一天改变了，才会好好孝顺于您。若始终不改，可能还会砍下您的脑袋！’只管客套，和说出真实想法，结果肯定不同。早些克服胆小的秘诀就在此，不怕被人憎恨，即使被人憎恨，也要装得若无其事。这就是胜过常人的方法。”

“喂！”数正忍不住插嘴，“公子年纪还小，这些话说得太过分了吧，作左！”

数正还要说下去，作左卫门忙眯起眼睛，示意他闭嘴。“不过，以公子的个性，必能胜过千万人。公子知道吗，你感到害怕时，对方同样害怕。只是善于控制自己的人不会让对方看出而已。对方看不出，就会反过来佩服你，认为你是比他大胆的非同寻常之人。还要善于忍耐。只有忍耐力强的人，才会胆大心细、立于不败之地。明白了吧？无论什么时候，都不能让秀吉的家臣看出你胆怯，因而受辱！”

这实是极特殊的教导，不过，作左的话，似在于义丸身上起作用了。

“会受辱吗？”于义丸昂然问，“为慎重起见，我想问问，父亲和秀吉，哪一位更胆大些？”

“哦，你父亲和秀吉……”作左脸上带着轻蔑，咧嘴道，“能相比吗？主公乃是总大将，秀吉不过是个小卒头目罢了！”

“喂，作左……”

“嘘！数正你休多言，我再告诉他们一个事实。秀吉乃是投靠信长公而成事，自是不可与主公相比。因此，才一定要把公子叫到他身边，万一有什么事，就把公子当作人质。而主公却仍把公子送去大坂。胆识高下，一目了然。明白吗？”

“哦。”于义丸点点头，似有些明白了，“秀吉和于义丸相比，又怎样呢？”

“哈哈。”作左卫门鬼脸上纵横的皱纹更深了，“若是大意了，公子可能会输。”

“这么说，我也是小卒头目了？”

“哈哈，因此，我告诉你，不可输给他。不必把秀吉的家臣都当成眼中钉、肉中刺，要随时随地与秀吉对峙，让他害怕。你一开始就胆怯，那便输了。”

“我知道了，我不会输，我是父亲的儿子！”

“对！因此，第一次见面很重要——仙千代！”

“在！”

“你也听到了吧？你是公子的贴身侍从，也是闻名天下的本多鬼作左的儿子。大坂城内若有人对你无礼，不管他是谁，马上还击！”

“是！”

数正脸上这时才浮现出笑容，他已看出作左的心思了：作左是想让于义丸和仙千代把众人的激愤带到大坂城去。他不由得屏住呼吸，深思起来：不论这样做效果如何，也要这么激励我的儿子胜千代。但作左教于义丸不可受辱，却没有教他如何让自己被人喜爱，这是作左之短吗？但仅有此一点，秀吉便恐很难对付于义丸公子！儿子胜千代即使不受人指点，也会逐渐被于义丸和仙千代影响。那就等于给秀吉扔去了三个麻烦的火药桶。数正觉得有些可笑，心头又生起一丝莫名的痛苦。

作左又嘱咐道：“如秀吉的家臣说些无礼的话，就警告他们：在德川氏中，还有我鬼作左这样的人，像河边的石子那样跃跃欲动。叫他们对于义丸无礼试试，‘滚动的石子’一旦发怒，无论他们藏身何处，都无处可躲。”

“是，孩儿会这么说。”

“公子也清楚了吗？”

“明白了！我会试试看，秀吉最怕什么。”

“哈哈。另外，觉得害怕时，要沉住气，不然会吃拳头。”

“知道了，忍耐最要紧。”

“对！和仙千代一起去吃饭吧！有在风越岭猎到的野猪肉，放开肚皮，看谁吃得多。”

二人离去，作左卫门若有所思地沉默。数正也突然觉得无话可说，

只注视着庭院里掉光了叶子的枫树。小鸟的叫声不绝于耳，果实已经熟透。

“数正，决定何时出发？”

“十二日。”数正微笑着回答，“你会很寂寞吧？”

“为何？”

“你的独子仙千代要跟随于义丸离开了。而我有好几个儿子，只去了一个胜千代。”

作左卫门满不在乎地笑着，站起来。“我叫人把猪肉汤端过来，你也喝一些，便可以坚强些了。”

“坚强些？”

“是。你长于谋略，行动却很软弱。且等一等，我叫人备酒。”

数正呆呆地目送着他的背影，觉得作左瘦了很多。其实，为了此事，数正也很明显瘦了很多。可这鬼作左可真有些刻薄，请人喝肉汤，还备上酒，却不道声“辛苦”，其实即便如此，也没有人会认为他软弱。

“数正。”过一会儿，作左卫门亲自端着酒器来了。“拙荆马上会把汤端来……你好像误解了我的意思。”

“会错你的意思？”

“如不是领会错了，就不会说出刚才的话来。”

“我说你会觉得很寂寞，你是说这话？”

“哼！这是什么话！”

“莫要逞强！”数正加重语气，“你以为男子感到寂寞，是一种耻辱？”

“数正！来喝一杯……若你以为我会和你同心协力，送于义丸和犬子去大坂，那便大错特错了。”

“哦？那么你把儿子送去，是何居心？”

“我是因你如此软弱而生气。可既然主公已决定了，我只好压制住怒气，违心地服从。我不像你，假装忠臣，玩弄骗术！”

“此话从何说起？”数正喝一口酒，气得全身发抖，“事实怎样，便是怎样！”他佯退一步，因为他知作左口头说不寂寞，其实忍受不了。

作左卫门不屑一顾地笑道：“我和你的性子根本不同，你这种人，是不会明白我的。”

“你又瞎说，咱们的区别究竟在何处？”

“你方才说，孤身一人，便觉寂寞，难道不是？”

“对，过分逞强、压抑委屈自己，和违心地低头取悦别人，实是一样。我们之间以诚相待，才是最好。”

“这便是你的领悟吗，数正？”

“对，你过于要强！”

“哼！”

“你还不服？”

“不！你的领悟太肤浅，因此，我很是反感。知道吗？”

“反感？”数正变了脸色，抑制不住愤怒，正视着作左，“我以为你只是逞强，现在却还指责我的悟性。”

“哈哈……你真怒了！”作左轻轻伸出腿，“数正！寂寞时就承认寂寞，想哭就哭，听起来好像很冠冕堂皇，其实是想逃避现世的险恶，不能堂堂正正面对这个世界，这是弱者的哀鸣与绝望。”

“绝望？”

“你敢于直面现实，这需要多大的勇气啊！没有这种勇气的人，只能处处伪装、阿谀奉承。数正，若你不明这一点，我就太失望了。鬼作左不敢心安理得地骗人，我是真有勇气，胆大如天。来，喝一杯！”作左卫门滔滔说着，举杯对气冲冲的数正道，“现在还不是抑制男人的脾气、做个隐者的时候。主公若有不切实际的想法，我作左也敢顶撞。”

真是岂有此理！数正颤抖着接过杯子，抑制住快要爆发的怒气，质问道：“你……打算和秀吉斗到底了？”

“当然！”作左毫不犹豫地回答，“只要主公活着，我就只想着如何灭了秀吉。不灭了秀吉，就不能得天下。我们的力量要凌驾秀吉之上，否则就会马上被灭掉，不能赢得太平。知道吗，数正？”

“……”

“因此，这回于义丸去做人质，并非去取悦秀吉，而是为了让秀吉

生气，进而压倒他，这是一步好棋。你要这样想，这样做，让你的儿子也要记清楚！”作左卫门唇边又浮现出轻蔑的笑容，“真诚相对，想哭就哭……你真是一个幸运的人啊！”

石川数正觉得自己兴奋的心，莫名其妙地冷静了下来。作左远比他想象中更憎恨秀吉。作左也认为，和秀吉相争，家康不利，和数正的想法完全一致。德川氏众人恐都如此想。

“作左，我敬你。”数正先喝干了。他突然悟到：这恐是自己和作左最后一次亲密地互相敬酒了。

数正和作左的想法表面上大相径庭，但是，他们的认识并无多大差别。作左认为，秀吉并非真正的天下人，既然秀吉依靠武力覬觐天下，就应彻底地反对他，否则家康就无法取得天下。数正对秀吉的看法，和作左的分歧在于：他认为与力量强大的秀吉直接相争，会自取灭亡；而作左则主张不遗余力地与秀吉争斗，等待时机，取而代之。数正相信，家康也是这么打算的。

数正知道自己该何去何从了！他一面往作左卫门的杯子里倒酒，一面道：“作左，我们是老朋友了吧？”

作左没有回答，单是翻着白眼。

“嘿，你尽可以想发脾气便发，一辈子如此亦无妨，我不再多言什么寂寞云云。”

“哦？你是说，在天下真正平定之前，我不该轻易发脾气？”

“不过，我不会对胜千代说你刚才那些话。”

“哼，你是说，让他做主公和秀吉沟通的中间人？”

“对，这是我的生存之道。”

“真是胆小如鼠！”作左轻蔑道，“我们愈软弱，秀吉就愈强硬。你这一生，就一直让人凌驾你好了。”

“你过于用强，望你自知。我坚持我的信条。”

“哈哈。”

“有何可笑？”

“你说的话真有趣，所谓坚持软弱的信条……”作左道。

此时，本多夫人送肉汤进来，数正嚥了口。

“石川大人，这是仙千代猎获的风越岭的野猪，请慢慢享用。”本多夫人并未察觉到两人之间的争论，郑重地向数正施了一礼。

数正慌忙微笑道：“此次仙千代和犬子要以于义丸公子近侍身份去大坂，我与他们同行。”

“知道了此事，我们都很高兴。何时出发？”

“十二日离开滨松，请准备一下。”数正说着，突然心思一转，道，“我有事想请教夫人。本多大人和夫人对孩子的看法恐有些不一致。我想了解些仙千代的性情和脾气。”

夫人先看了丈夫一眼。这个被严厉禁止随便讲话的女人，脸上露出畏惧与自卑。作左故意避开她的眼睛，转过头看往别处。

“是……说到性子，还是很像他父亲，脾气有些急躁。”

“哦，那可不太好。”

“不过，他不会无缘无故发脾气，除非……”

“除非什么？”

“除非……”她再次用求助的目光看着丈夫，看到作左仍然避开她的视线，便鼓起勇气道，“如果于义丸公子受到侮辱，他绝不会袖手旁观。”

数正点点头。这不是白问吗？他心里苦笑不已，夫人的回答和作左怎会有区别？

“石川大人。”她拿起酒壶，膝行而前，“我知道和仙千代一起去的是令郎胜千代，胜千代性情怎样？”

“他很像我。”数正不想输给对方，有些说笑般回答。夫人听了，脸色突然阴沉了下来。

“夫人，怎么啦？”

“没……”

“胜千代和我一样，你不放心？”

“不……我会好好叮嘱仙千代。”

“叮嘱他什么？”